

商周金文選

沙孟海題



曹錦炎 編

商周金文選

沙孟海題



西泠印社出版

責任編輯 徐敦德
封面題字 沙孟海
封面設計 張先富
釋文書寫 沈賜恩

商 周 金 文 選

曹錦炎 編

DC

西泠印社出版發行

杭州龍翔橋齊心里17號

郵購地址：杭州解放路200號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浙江新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8 印張21 1990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00 001—2 000

ISBN 7-80517-053-3/J：54

定價：貳拾貳圓

出版說明

- 一、本書是商周時代青銅器銘文的選本，年代下限斷至秦統一以前，共收入拓片二百六十六件。
- 二、本書按年代、地域編次，即商代晚期，西周早（武王至昭王）、中（穆王至夷王）、晚（厲王至幽王）期，東周（春秋戰國）時期則按地域（江淮、齊魯、三晉、關中）分國別排列。
- 三、爲方便讀者，對銘文作了釋文。通假字和異體字用括弧注出，缺字用方框表示（能補者予以填入），不識之字除個別存原篆外，均作隸定，一般古今字及重文、合文不再標明。
- 四、本書採用器銘，除少數公私藏拓外，主要引自下列著錄：
 -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 郭沫若編
 - 《三代吉金文存》 羅振玉編
 - 《商周金文錄遺》 于省吾編
 - 《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編
 - 《金文總集》 嚴一萍編
 - 《殷周金文集成》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 上海博物館編
 - 《文物》、《考古》等雜誌
- 五、爲便於制版，部分拓片作了縮放處理。

編者

論金文書法的風格構成與歷史發展（代序）

陳振濂

我國在殷商時期已進入青銅時代，到了兩周，青銅器更是蔚為大觀。宋代學者對青銅器的研究就十分發達。這種研究一般偏重於兩個方面：

一是銘文的考釋，二是圖像的著錄。這一學術傳統一直延續到近世而不稍衰。晚近如吳大澂、王國維、羅振玉等著錄了大量的鐘鼎彝器，對於銘文的考釋研究也有超越前賢的成就。特別是郭沫若，以銘文研究來證史，對於學術界可謂是一大貢獻。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作為綜論性的著作，涉及青銅器的制作、類別、圖紋、鑄造技術、著錄鑒定、銘文考釋等等，對青銅器研究可謂作了一個概要的疏浚，在學術界也廣為稱道。

銘文考釋以證史辨字，是考古、文字、歷史學的內容。在對它作學術研究的同時，恐怕許多人都會感受到，其間存在着一種美，就是金文（指鑄或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的美。這即是說，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去審視金文的涵義：一是從考古歷史角度或文字學角度，發掘它的學術價值；另一方面，可以從美學欣賞角度發現，把握它的藝術價值。儘管每一本金文著錄中的每一件拓片，事實上已經包含了美的存在，即可供人欣賞，但有意把一部金文拓片的集子從書法藝術的角度出發來加以編輯，却還無前例。也許，古文字學界或考古學界的編輯是重在它的歷史分期，時代以及文字考釋；而書法界的編輯却重在它的形式，風格與空間觀念的演變序列和線條變化的嬗遞痕蹟。兩者使用的可能是相同的資料，但賦予的含義却是截然不同的。

曹錦炎兄編著的這本書，就側重於後一種。他是著名學者于省吾教授的入室弟子，攻讀古文字專業，獲碩士學位，又長期在浙江省博物館擔任重要工作。他的古文字學功底，保證了本書在歷史的、考古的或文字方面所起的確切的作用——本書按年代，國別排列，又加以釋文，並一一列出通假字、異體字的做法，即是明證。令人振奮的還在於，他在編輯此書時着意考慮了書法的藝術。他曾告訴我：他希望把此書編成一部金文書法史圖錄，以風格、形式的多樣化取勝。為此，他曾在資料的選擇上着實下了一番功夫，為保持金文發展的全貌，不但廣收近年來新見的金文拓片，即使是一些花體雜篆如《蔡侯盤》、《王子午鼎》等，也酌收一二；而對於常見的如《散氏盤》、《克鼎》、《毛公鼎》等，却不多加篇幅，收錄一些，祇是為見風格演變的脈絡。因此，對於一般讀者甚至稍為內行的金文書法愛好者而言，本書的價值，除了作為臨習範本與欣賞圖錄之外，還可以改變我們腦子中已經習慣了的金文模式——一提金文，以為總是祇有《散氏盤》、《孟鼎》、《毛公鼎》、《克鼎》幾種類型，最多再加上一些及書而已。事實上，這些祇是西周一個系金文風格的典範，金文書法類型還有很多，特別是戰國時期金文在風格上的變遷，無論是其跨度之大還是體式之豐富，絕不會亞於秦篆漢隸甚至唐楷宋行。問題祇是在過去，我們常常跟着幾個名家的宣傳口味轉，以為金文不過是這麼幾種簡單的格式。這是眼界不開的緣故。本書的功用之一，正是幫助我們打開了眼界：看看在金文王國之中，究竟包含着多少藝術風格的因子，它可以對我們的書法創作在形式上、藝術語彙上提供什麼樣的有益啟示。

從書法的角度去看青銅器銘文，大致可分為幾種不同的類別（似乎也可以叫流派）。由於金文的美大都是一種不自覺的美，因此它受書寫、制作者主觀支配的痕蹟較少，受時代、地域的環境支配的成份却較多。所謂的時代，是指商代甲骨文出現的同時就有了金文，兩者幾乎同步，但甲骨文並沒有大發展，金文却走向昌盛，所謂的地域，是指商代甲骨文的出土到目前為止，還僅限於河南安陽殷墟一帶，西周甲骨文也只出土在陝西周原遺址等少數幾個地方，而商周青銅器出土却遍及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各省。這證明了金文所處的區域更博大，在風格上更易拉開距離。當然，歷史也證明青銅時代的文化和政治一定有過一個真正革故鼎新的大發展、大繁榮局面。

與重視咒術與鬼神、比較迷信祖先靈魂的殷人相比而言，西周人已經開始崇尚禮節和具備較高的政治、文化意識了，這正是文化在更大範圍內汲收、衝撞、揚棄之後的『進化』結果。這個『進化』需要漫長的歷史進程。許多金文在造型、刻鑄上與甲骨文並無太大區別，明顯地表現出承傳的性格特徵。不過，殷代金文成文章的較少，而以所謂圖騰、族徽文字（它接近於圖像）單個排列或加以組合的情況却非常多；亞字形

的金文格式和殷代兵器上的刻紋，似圖似文，處於兩可之間；大凡人形、動物、兵器、家室、舟車、器具等，皆能成爲圖象文字的基因。它的實際內容，恐怕是象徵氏族的標幟或人名，以爲祭祀之用。各部族都有自己的祭器，於是競相爭艷，使我們現在也能看到它們不同的風格。待到殷代後期，文字開始從一般族氏銘文的格式中擺脫出來，於是又有了較正規的金文格調。如《戌甫鼎》、《小臣卣鼎》上的文字造型質樸自然，還有不少圖形或其殘痕，排列漸趨穩定。一個通常的慣例是：它們均不太長，三、四十字的篇幅已是洋洋灑灑的長篇大論了。

如果說商代甲骨文令人想起酋長與巫師的神秘權力，那麼，兩周金文則給人以一種禮儀的莊重尊嚴感。西周初年的金文，基本上等同於殷代的格調，圖形文字仍然不少，一般的金文也是渾凝厚重，一絲不苟。這可從《矢令簋》、《德方鼎》那樣的穩重與嚴整中，窺出大致的格式。而文字則開始走向長篇大作：成王時代的《令彝》有一百八十七字，康王時代的《大孟鼎》有二百九十一字；後期的宣王時代的《毛公鼎》，更長達四百九十七字。氣勢雄偉，體式博大，金文的典型格局基本形成。這顯然是金文書法的第一個高峰。按時代分期，可以周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爲前期；穆王、恭王、懿王、孝王、夷王爲中期；厲王、宣王、幽王爲後期。前期是金文書法的鼎盛時期，最能體現出周人的理性與強大的精神力量，筆畫粗重，風格偉岸，氣息也十分自然，最具有書法韻味。至中期以後，在行列上開始橫豎成格，排列整齊，字的大小難以隨意，穿插更不自由，雖則理性成份益濃，但畢竟太趨於一律，對金文書法是一大損失。不過由於行列的限制，在文字造型上反而強化了表現力，因而在恭王、懿王和宣王時代的金文中，還是具有輕鬆的格調。我們通常把西周前期的《大孟鼎》和後期的《克鼎》視爲當時銘文的最成功的代表作，在書法風格史上最具有價值。

時代分期對東周時代的金文來說，顯然有爲難之感。能考出年代的東周青銅器只占總數千餘件的極小部份。許多學者鑒於東周（春秋、戰國）的社會情況，從功用上、地域上對東周金文進行整理。一般的分期有：以平王東遷（公元前七七〇年）到城濮之戰（公元前六三二年）爲東周前期，以城濮之戰到戰國初年（公元前四〇三年）爲東周中期，以戰國初年到秦滅六國爲東周後期。前期向被稱爲金文的黑暗時代，在考古學上也是一大盲點。如容庚所著《商周彝器通考》，以東周六十六件器皿加以編年，中期收了三十一件，前期一件也沒有。即使綜合金文學家們的共同成果，前期的可靠的青銅器也爲數甚少。由於年代歸屬不清，所以對劃定風格屬類和地域、國別屬類也帶來困難。

東周中期正是諸侯爭霸的時代，王室衰微，列國爭戰兼併，而每一小邦國的獨立意識（不傾向於中央的周天子）明顯增加，青銅器的神聖感也蕩然無存，不但諸侯、卿大夫可以「問鼎」，爲了自用、奉賞、奢侈甚至嫁奩等目的，還可以私鑄銅器。這必然導致青銅器在制作上的多樣化與個性化。以列國地域的不同，這時期金文可以分爲四種風格類型。第一類是中原型，金文保持了西周較濃鬱的渾博寬厚的風格，而較少裝飾意趣。第二類是江淮型，以精巧、纖細、流媚的風格見長，最具有春秋戰國以來新體的面貌。這兩種類型構成明顯的對比，分別代表了中原文化與楚文化（包括吳、越文化）這兩個極端。第三類是齊魯型，介於中原型與江淮型之間。最後則是秦型，它最接近《說文》中的籀文體式與石鼓文，屬於西陲的一種獨特格局，較少同六國的金文交流。典型的如東周中期的《秦公簋》，簡直與秦詔版、秦權量如出一轍。當然，這四種類型中也有交叉，比如應屬秦型的晉國也有中原型的金文；屬於中原型的蔡國也有江淮型的金文。至於蘇、莒等小國，實在很難確定類型的歸屬，此處只是就大的趨向而言。

研究東周中後期金文書法風格的變遷，是一個饒有興味的課題。即使是比較西周與東周、殷與周之間大的歷史分期的差異，也沒有研究這一時期顯得重要——我們甚至不妨說，研究春秋戰國金文風格是整個金文書法研究的關鍵。

從殷代的所謂圖騰、族徽標幟到西周的文字，我們看到的是伴隨青銅器製作過程而產生的對文字的要求，從畫到書（從具象到抽象），是文字便利於應用的一個基本標準。儘管我們可以說它對書法的美學性格功績非凡，但在當時這祇是簡單的文字需要，如此而已。而從三、五刻劃到動輒數百字的篇幅，儘管在章法上、字形交叉上爲書法帶來了令人振奮的前景，但它的原意也還是爲了記錄日趨豐富的西周人的思想，是交流（應用）的需要而不是藝術的需要。中國的文字走向方塊而沒有走向標音化，是歷史的必然而不是藝術家的鼎力提携。因此，西周金文有排列整飾的傾向，到了中後期更強調橫豎成列。這樣做的第一個目的是便於閱讀，其次才是美觀整齊。整個西周時期的金文，在線條上已有了豐富的變化，線與線的交叉往往用粗筆，線條的一般規律也是兩頭細中間粗，十分厚實強勁，但這祇是鑄造過程中翻模拔蠟的自然痕蹟。倘若有

機會看到早期的《我方鼎》和中期的《通簋》，其線條粗細變化之大迥異於一般金文，這也是製作的緣故而不是藝術處理。在當時，也許祇有一個現象是出於審美的：線條的捺脚和勾脚常常有一裝飾的頓筆露鋒，實用並不需要，却很美。由此可以看出，西周金文正處在從原始的粗糙走向整飭與精巧的階段，追求自然變化顯然不可能是他們夙夕以求的目標，而能整齊劃一、規行矩步却是他們所羨美的。

東周中後期的金文在意識上顯然有異於西周。如上所述，青銅器製作從天子易手諸侯大夫的「貴族化」，使統一的規則變得可有可無。沒有了神權與王權的神秘感，製作者可以自由地摻入自己的審美意趣。又由於青銅器不再僅僅是神器，也可以製作得更華美，而不受陳舊觀念的束縛。馬衡曾將青銅器中的禮樂器分為宗器、旅器、騰器。姑且不算樂器中的鐘鼓鐸錚，即使在莊嚴肅穆的禮器（這應該是王權、神權與社稷的象徵）中，也還有婚嫁的騰器，說明青銅器越來越生活化而少却了許多神秘。諸如鼎、尊、鬲、甗，還有爵、觶、觚、壺、罍、豆、盤、匜等上面的文字，其創作與審美觀均有極大的自由。可以說，東周即春秋戰國時期的金文的裝飾美，是一個必然出現的現象。站在歷史發展的高度，東周金文的精巧與華美對於西周金文的古樸與厚重，實是一種積極的進取。

當然，正如《秦書八體》中會有蟲書、摹印等異式篆書，會有刻符、殳書、署書等用途各異的規定那樣，東周中後期的金文體式的變化之多是令人眼花瞭亂的。縱觀金文書法所表現出的裝飾美傾向，我們不得不認為：此中的大部分典範作品，其實並沒有順着真正的書法軌道，而是以近於花體美術化的趨向前發展。該如何來理解這種現象？

任何現象的存在，都離不開觀念的支持與制約。站在東周人的立場上審時度勢，我感覺到這種美術化趨向具有某種內在的理由：

一、東周人已不滿足於殷周前期書法的質樸，他們試圖創造出更華麗斑斕的新時代的格局。這種嘗試受到當時物質條件的限制，青銅器從製陶範、合模、冶銅、澆鑄、成形、拆範、修整，要經過七、八道工序，稍有疏忽即前功盡棄。這樣複雜的工藝製作過程，規定了金文祇能走向美術化裝飾化（以與紋樣圖形相配合）。當時的製作家們處在這樣的環境中，也不可能對書法的時、空關係與美學性格有深切的把握，所以走向裝飾的精巧是唯一的途徑。

二、青銅器時代的人們雖然已有寫字的程序（如孔子的《韋編三絕》的傳說，戰國帛書與侯馬盟書等實物的證明），但大都還祇是停留在製作階段。當時視文字為實用的記事工具的觀念，使一般人很少有可能對文字從藝術創作的角度進行考慮。裝飾之美雖然與真正的書法之美尚有距離，但相對於純實用的甲骨刻契與殷周鑄款，已有十足的審美傾向了。裝飾工藝之美與書法表現之美後來雖分道揚鑣，勢同水火，但在當時，却是十分款洽的孿生兄弟，具有同樣的價值。

東周時期的舊派（以中原型為代表）與新派（以江淮型為代表）之間的對比，說到底正是實用與審美、傳統與創新之間在最初的一次較量。毫無疑問，江淮型金文作為楚文化的一個典型，在當時代表了文明、進步和發展；它與楚文化作為長江流域的文化根基，在當時的積極作用是相同的。江淮型金文在後期的作用越來越大，甚至齊魯型、中原型的某些青銅器銘文也開始顯示出江淮型金文的痕跡，這正好說明江淮型金文在當時具有領導潮流的特徵。可以設想，如果沒有秦始皇的統一六國，沒有秦型的籀文格式作為《書同文》的原型，對六國文字進行強制性改造，江淮型金文很可能成為當時某一時代文字（書法）的代表。這樣的話，中國的書法在金文之後何去何從，實未可知。

作為一種純粹的審美活動，金文也給我們帶來許多豐富的提示。首先，金文的鑄造工藝，對於殷周人是個束縛；但對我們而言，用這種工藝鑄刻的金文顯示出毛筆書法所無法達到的某種迷人的效果。它那難以主動控制的線形，它的蒼茫的境界，以及它的不求流媚但求質樸的客觀效果，遠不是晉唐以下人所能達到的。這是一種真正的氣度恢宏的精神之美——唯其不自覺，非理性，其美也就更令人贊嘆。

其次，金文的錯落的章法、字形的大小變化與穿插錯落的排列，又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自然的空間節奏方面的啟示。它隨勢而生，應形而成。在靈活的變化方面，也許祇有狂草能與它媲美。而且金文是在實用的桎梏下演化出如此富於審美性格的作品形式來的，品味其間的種種辯證關係與相反相成的道理，一定是十分有益的。

再次，同樣出於實用，金文還為我們提供了書法生存的各種有趣的環境。銘文在不同器形中的不同位置上出現，其處理手段與實際效果構成了一連串有趣的審美命題：如《楚王會章鐘》的梯形構圖；《大克鼎》的框格處理；《臧孫鐘》的左、中、右三行的對稱排列；《姑馮勾鐘》的

兩側對列；《蔡侯朱之缶》的弧形單列；《楚王禽悍鼎》的直線橫列……還有各種爵、觶上作為紋樣間隔的文字符號造型、《國佐鎛》的扇形排列等等，可謂多姿多彩，妙趣橫生。這不但對於審美觀是一個極好的提示，而且對現代書法創作的形式也頗有啟迪。

又次，對於研究刻、鑄和書寫關係，把握書法在當時的原始書寫形態與鑄刻後的完成形態之間的差異，金文的成功具有突出的價值。我們可以以金文的各時代、各區域、各類型作為一系，又把同時出土的帛書、簡書、玉片書等作為另一系，作一寫與鑄的對比，又可以以青銅器銘文作為正規一系，將印璽文、陶文、貨幣文、兵器刻款等較為草率急就的文字作為一系，作一官方與民間、正統與草率之間的對比。不論何種對比，金文作為最權威、最典型、最正統的文字（書法）形態，都具有無與倫比的藝術價值。

我以上對金文書法的粗略疏浚，相信會給讀者以大概的印象。但分類也好，理出史實脈絡也好，畢竟還祇能說是一種抽象的思考與整理，而真正要從感覺上對這些整理作鑒定，我們還不得不有賴於形象的作品本身。反過來，要使古老的金文藝術能對現代書法發展提供有益的啟示，直觀的圖片資料必然是唯一的『通道』。被收入本書的二百六十餘件拓片，即使不加任何解釋與說明，就已經具備了客觀的審美價值。由是，本文作為全書的序，其實不過是起到一個橋樑的作用。曹錦炎兄幾次過訪，囑我作一『金文書法史』的專論以代序，說明這篇文字還是有必要，並且是與編者的構思相吻合的。倘若它能幫助讀者在翻閱本書之前，通過文字的引導先取得一個有關書法審美方面的概念（而不是文字考釋方面的），那就是拙撰的目的所在了。

希望隨着本書的面世，倡導更多的人來學習金文書法。書法史需要這樣，更廣泛的文化史也需要這樣。

一九八八年七月下澣於浙江美術學院

目錄

商	一	戊嗣鼎	一	三六	旂鼎	一〇
	二	戊甬鼎	一	三七	斐鼎	一一
	三	小臣咎鼎	一	三八	玕鼎	一一
	四	般甗	一	三九	離伯鼎	一一
	五	戊寅鼎	一	四〇	曆鼎	一一
	六	小子罍鼎	二	四一	叔卣	一二
	七	毓祖丁卣	二	四二	太保簋	一二
	八	聽簋	二	四三	獻簋	一二
	九	小子鬲卣	二	四四	旂鼎	一二
	十	小臣餘尊	二	四五	敵彝鼎	一二
	一一	邈鼎	三	四六	叔趨父卣	一三
	一二	宰甫簋	三	四七	商尊	一三
	一三	二祀邲其卣	三	四八	舍父鼎	一三
	一四	四祀邲其卣	三	四九	大孟鼎	一四
	一五	六祀邲其卣	三	五〇	旛鼎	一六
	一六	秬簋	四	五一	寧鼎	一六
	一七	我鼎	四	五二	先獸鼎	一六
西周				五三	趨卣	一六
	一八	利簋	四	五四	折觥	一七
	一九	天亡簋	五	五五	征人鼎	一七
	二〇	獻侯鼎	五	五六	寓鼎	一七
	二一	德鼎	五	五七	豐尊	一七
	二二	保卣	五	五八	次尊	一七
	二三	禽簋	五	五九	婦妣鼎	一七
	二四	旅鼎	六	六〇	井鼎	一八
	二五	作册大鼎	六	六一	小臣諶簋	一八
	二六	細卣	六	六二	召卣	一九
	二七	令彝	六	六三	小臣宅簋	一九
	二八	矢令簋	七	六四	禦賓衛簋	一九
	二九	榮簋	七	六五	師旂鼎	二〇
	三〇	麥鼎	八	六六	靜簋	二〇
	三一	應公鼎	八	六七	孟簋	二一
	三二	燕侯旨鼎	九	六八	庚嬴卣	二一
	三三	臣鼎	九	六九	敵鼎	二一
	三四	亳鼎	九	七〇	刺鼎	二一
	三五	隈尊	一〇	七一	呂鼎	二二
				七二	公賈鼎	二二
				七三	伯陶鼎	二二

七四	不指鼎	二二
七五	或者鼎	二二
七六	小臣鼎	二三
七七	員鼎	二三
七八	典鼎	二三
七九	伯姜鼎	二三
八〇	或鼎	二四
八一	或方鼎	二四
八二	录伯或簋	二五
八三	衛簋	二五
八四	衛盃	二六
八五	五祀衛鼎	二七
八六	九年衛鼎	二八
八七	即簋	二九
八八	豆閉簋	二九
八九	趙曹鼎	三〇
九〇	師盂父鼎	三〇
九一	伯晨鼎	三一
九二	小臣守簋	三一
九三	墻盤	三二
九四	師酉簋	三三
九五	癸簋	三四
九六	三年癸壺	三五
九七	十三年癸壺	三五
九八	癸鐘	三六
九九	師趁鼎	三七
一〇〇	師器父鼎	三七
一〇一	仲栢父簋	三七
一〇二	叔噩父簋	三八
一〇三	盧鐘	三八
一〇四	盧簋	三八
一〇五	楚簋	三九
一〇六	免簋	三九
一〇七	元年師族簋	四〇
一〇八	咎簋	四〇
一〇九	五年師族簋	四一
一一〇	大簋	四一

一一一	大鼎	四二
一一二	格伯簋	四二
一一三	饒匭	四三
一一四	召鼎	四四
一一五	師遽簋	四六
一一六	無異簋	四六
一一七	趺簋	四七
一一八	趺鐘	四八
一一九	不期簋	四九
一二〇	多友鼎	五〇
一二一	號季子白盤	五二
一二二	號文公子段鼎	五三
一二三	號叔旅鐘	五三
一二四	此鼎	五四
一二五	無車鼎	五四
一二六	仲義父鼎	五五
一二七	犀伯魚父鼎	五五
一二八	輔伯甗父鼎	五五
一二九	伯虢父鼎	五五
一三〇	函皇父鼎	五六
一三一	善夫旅伯鼎	五六
一三二	鬲季鼎	五六
一三三	伯吉父鼎	五六
一三四	懋鼎	五七
一三五	伯頽父鼎	五七
一三六	伯鮮鼎	五七
一三七	應叔樊鼎	五七
一三八	諶鼎	五八
一三九	散伯車父鼎	五八
一四〇	仲師父鼎	五八
一四一	梁其鼎	五九
一四二	梁其鐘	六〇
一四三	柞鐘	六一
一四四	師史鐘	六二
一四五	趺鼎	六三
一四六	囁攸比鼎	六四
一四七	虎叔多父盤	六五

一四八	伯公父簋	六六
一四九	師克簋	六六
一五〇	師寰簋	六七
一五一	師整簋	六八
一五二	師同鼎	六九
一五三	史頌鼎	六九
一五四	頌鼎	七〇
一五五	小克鼎	七一
一五六	大克鼎	七二
一五七	散氏盤	七五
一五八	毛公鼎	七七

東周

一五九	攻吳王夫差鑑	八三
一六〇	叔繇簋	八三
一六一	無壬鼎	八三
一六二	臧孫鐘	八四
一六三	越王句踐劍	八四
一六四	越王朱句劍	八四
一六五	者刃鐘	八五
一六六	姑澧句鐘	八六
一六七	庚兒鼎	八七
一六八	鬲鼎	八七
一六九	徐駒君之孫缶	八八
一七〇	徐王義楚錫	八九
一七一	諸稽型爐盤	八九
一七二	蓬邛鐘	九〇
一七三	蔡侯申盤	九一
一七四	蔡侯朱之缶	九二
一七五	蔡公子果戈	九二
一七六	蔡侯產劍	九二
一七七	義工簋	九二
一七八	蔡大師腴鼎	九三
一七九	許子妝簋	九三
一八〇	子璋鐘	九四
一八一	喬君鉦	九五
一八二	陳侯壺	九五

一八三	陳侯簋	九五
一八四	培父錐	九五
一八五	仲慶簋	九六
一八六	郡公平侯鼎	九六
一八七	上都公攸人鼎	九七
一八八	上都府簋	九七
一八九	黃君簋	九八
一九〇	僕君鼎	九八
一九一	陳鼎	九八
一九二	猷叔簋	九八
一九三	番君召簋	九九
一九四	番君伯盤	九九
一九五	鄧孟壺	九九
一九六	伯氏鼎	九九
一九七	曾子選簋	一〇〇
一九八	曾侯乙簋	一〇〇
一九九	曾仲旂父壺	一〇〇
二〇〇	王子午鼎	一〇一
二〇一	王孫遺者鼎	一〇四
二〇二	楚王會章罇	一〇六
二〇三	楚王會璋戈	一〇七
二〇四	王子申盞	一〇七
二〇五	曾姬無卣壺	一〇七
二〇六	楚王會肯盤	一〇八
二〇七	楚王會悍鼎	一〇九
二〇八	郟公華鐘	一一〇
二〇九	郟公鉞鐘	一一〇
二一〇	莒侯簋	一一一
二一一	莒大史申鼎	一一二
二一二	曾伯鞶簋	一一三
二一三	薛侯盤	一一三
二一四	薛仲赤簋	一一四
二一五	鑄叔簋	一一四
二一六	鑄公簋	一一四
二一七	郭造遺鼎	一一五
二一八	郭遺簋	一一五
二一九	紀伯盥	一一五

二二〇	杞伯簠	一一六
二二一	費敏父鼎	一一六
二二二	魯伯愈父簠	一一六
二二三	魯伯愈父匜	一一六
二二四	魯大司徒匜	一一七
二二五	厚氏簠	一一七
二二六	齊侯盂	一一七
二二七	歸父盤	一一八
二二八	國佐簠	一一九
二二九	陳助簠	一二〇
二三〇	陳逆簠	一二一
三三一	陳曼簠	一二一
三三二	陳純釜	一二一
三三三	陳侯午敦	一二二
三三四	燕王罍矛	一二二
三三五	燕王戎人戟	一二二
三三六	燕王職戟	一二二
三三七	燕王喜劍	一二二
三三八	中山王譽鼎	一二三
三三九	中山王譽壺	一二三
二四〇	好逑壺	一三五
二四一	左官鼎	一三八
二四二	趙孟介壺	一三八
二四三	長子駒臣簠	一三九
二四四	樂書缶	一三九
二四五	梁十九年鼎	一四〇
二四六	平安君鼎	一四一
二四七	十一年庫喬夫鼎	一四一
二四八	韓氏鼎	一四一
二四九	鄆孝子鼎	一四二
二五〇	叔上匜	一四二
二五一	哀成叔鼎	一四二
二五二	戴叔朕鼎	一四三
二五三	戴叔慶父鬲	一四三
二五四	虞侯政壺	一四三
二五五	宋公欒簠	一四四
二五六	商丘叔簠	一四四

二五七	趨亥鼎	一四四
二五八	樂子襄補簠	一四五
二五九	冶妊鼎	一四五
二六〇	寬兒鼎	一四六
二六一	芮公壺	一四六
二六二	芮大子簠	一四六
二六三	鄫嬰簠	一四七
二六四	毛叔盤	一四七
二六五	秦公罇	一四八
二六六	秦公簠	一五一

一 戊嗣鼎 商·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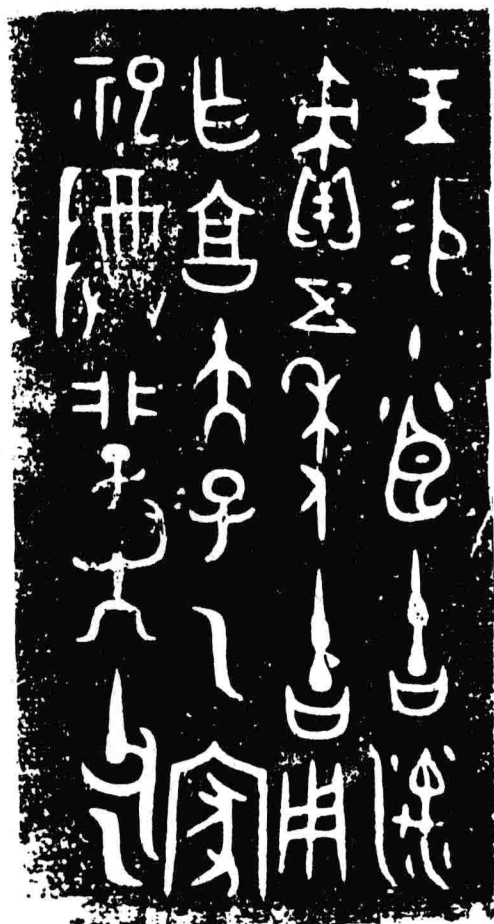
丙午，王商(賞)戊嗣(嗣)貝廿朋，才(在)嗣(關)室(主)。用作(作)父癸寶鬯(鬯)，佳(唯)王寶鬯(關)大室，才(在)九月。犬魚。

二 戊角鼎 商·晚



亞見，丁卯，王命宜子途(合)西方于省，佳(唯)反(返)王商(賞)戊角，貝二朋，用作(作)父乙寶鬯。

三 小臣舌鼎 商·晚



王易(賜)小臣舌湯，賚(積)五年，舌用乍(作)享天子乙家祀，薄(舉)父乙。

四 般甗 商·晚



王宜，人方無敎，咸，王商(賞)乍(作)册般，貝，用作(作)父乙薄，來册。

五 戊寅鼎 商·晚



戊寅王口處

帥馬酌易(賜)

貝用作(作)父丁

障彝·亞受

七 毓祖丁卣 商·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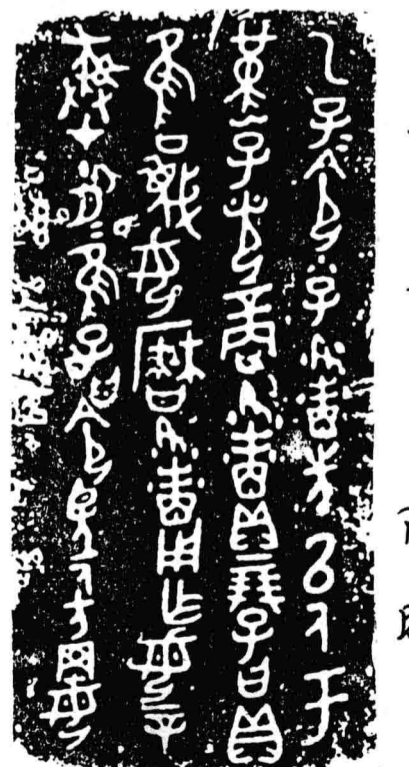
辛亥王才(在)廩降令

曰歸福于我多高

咎易(賜)釐(釐)用作(作)

毓(後)且祖丁障·卣

九 小子奮卣 商·晚



乙子(已)子令小子奮先以人于

蕙于北商(賞)奮貝二朋·子曰貝

唯蕙女(汝)曆·奮用作(作)母辛

舞才(在)六月·佳(唯)子曰令望人方畧

六 小子異鼎 商·晚



乙亥子易(賜)小子異王

商(賞)貝才(在)片師·異用

乍(作)父已寶障·異(舉)

八 聽簋 商·晚



辛子(已)王禽(飲)多亞

取(聽)享京麗

易(賜)貝二朋·用作(作)天子丁·廣

一〇 小臣餘尊 商·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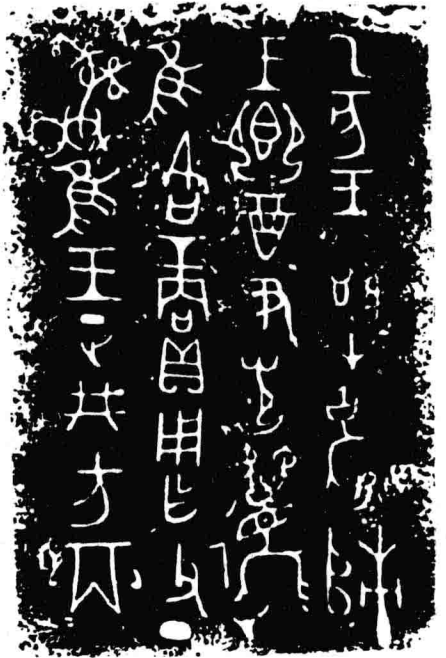
丁子(已)王省愛直

王易(賜)小臣餘愛貝

佳(唯)王來正(征)人方·佳(唯)

王十祀又五彤日

二 麗遷鼎 商·晚



乙亥王口才(在)免師。
 王鄉(饗)酉(酒)尹光(朕)遷。
 佳(唯)各(格)商(賞)貝。用作(作)父丁
 彝。佳(唯)王正(征)井(邢)方。丙。

三 宰甫簋 商·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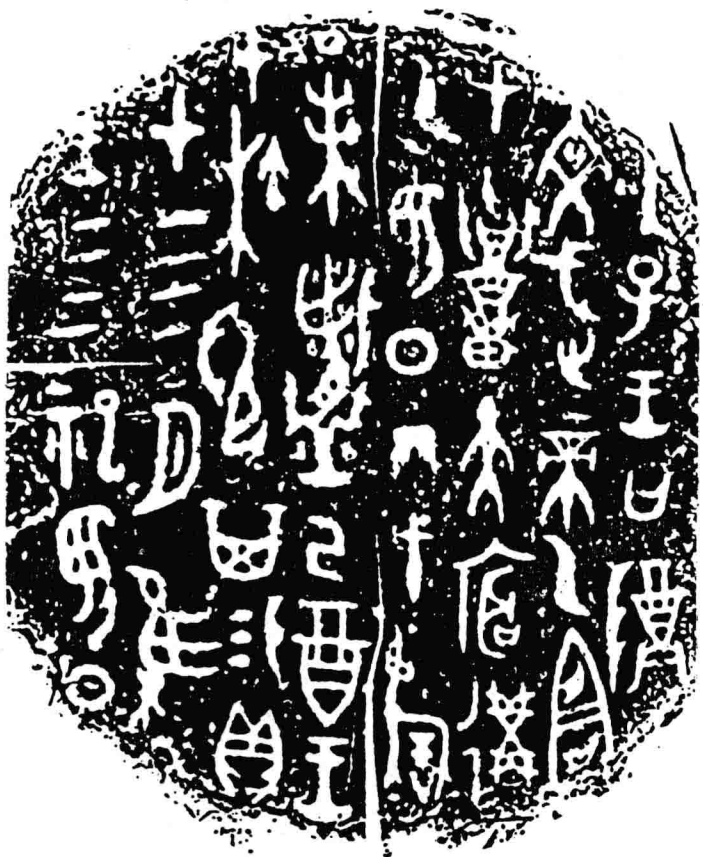
王來戰(狩)自豆象(簋)才(在)
 暖師。王鄉(饗)酉(酒)王光(朕)
 宰甫貝五朋。用作(作)寶彝。

三 二祀却其卣 商·晚



丙辰。王令却
 其兄(朕)釁
 于奉田。浴賓
 貝五朋。才(在)正月遷
 于七(妣)丙彤日大乙爽。
 佳(唯)王二祀既
 飢于上帝。

一四 四祀却其卣 商·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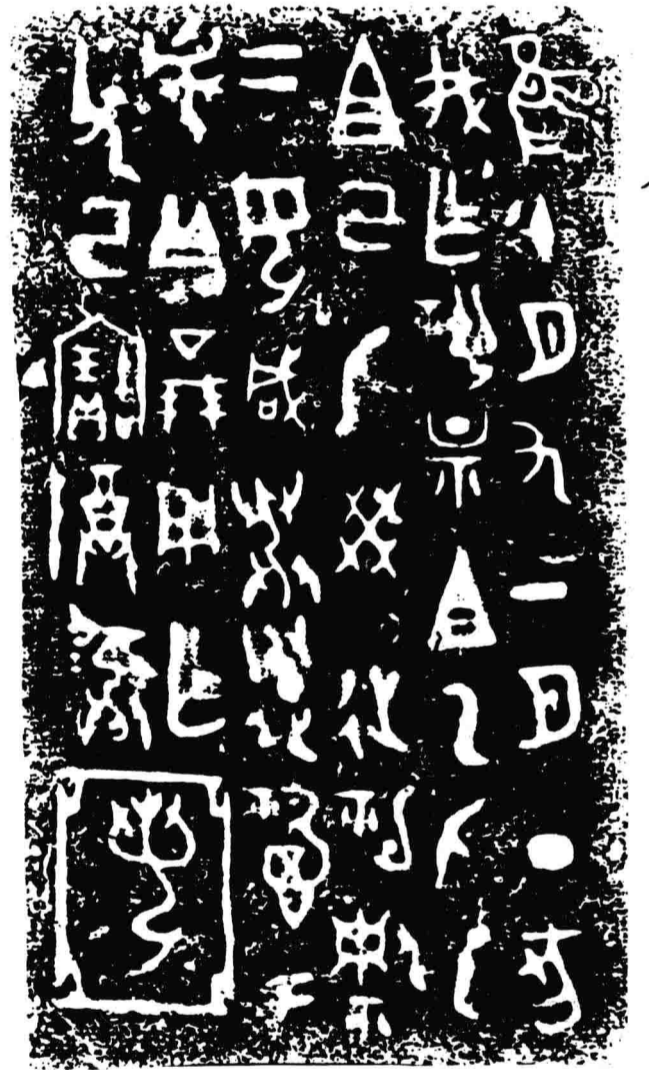
乙子(巳)王曰
 文武帝乙宜。
 才(在)召大廟(廳)遷
 乙翌日。丙午。免齋。
 丁未鬻。己酉。王
 才(在)徐却其易(賜)貝。
 才(在)四月佳(唯)
 王四祀翌日。

一五六祀郊其首 商·晚



乙亥，郊其易（賜）乍（作）册，隹字宜，隹。用作（作）且（祖）癸，薄葬，才（在）六月，隹（唯）王六祀翌日。亞模。

一七我鼎 商·晚



隹（唯）十月又一月丁亥，我乍（作）禦宗且（祖）乙乙（妣）乙且（祖）乙乙（妣）癸，征（廷）初，叔二母，咸與（與）遺福，口不貝五朋，用作（作）父己寶，薄葬。亞若。

一六 肆簋 商·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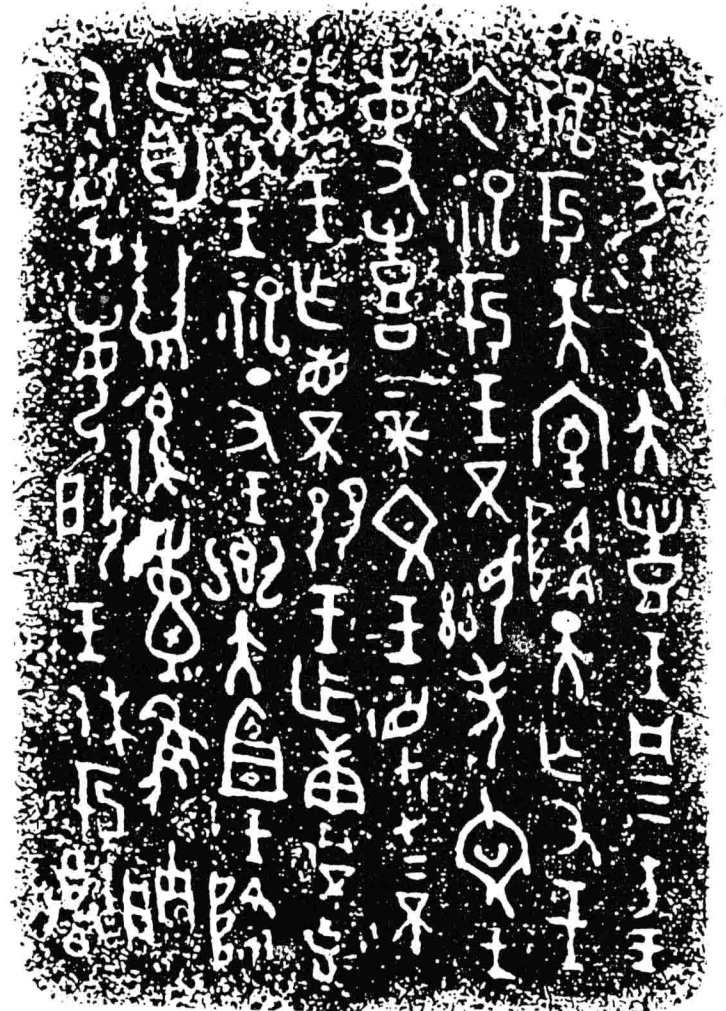
戊辰，弼師易（賜）肆（肆）曹，尸橐貝。用作（作）父乙寶，葬才（在）十月，隹（唯）王廿祀，翌（協）日，邁于乙（妣）戊武乙爽，承一旅。

一八 利簋 西周·早



珷（武）征商，隹（唯）甲子朝，歲鼎（當）克，賂（昏）夙，又（有）商，辛未，王才（在）肅（闕）自（師），易（賜）又（有）吏利，金，用作（作）虢公寶，薄葬。

一九 天亡簋 西周·早



乙亥王又大豐(禮)王凡三方王
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
衣祀于王不(丕)顯考文王
事喜(饒)上帝文王德才(在)上不(丕)
顯王乍(作)省不(丕)絺(肆)王乍(作)廢不(丕)克
乞(訖)衣(殷)王祀丁丑王鄉(饗)大宜王降
亡助爵復囊佳(唯)朕
又(有)蔑每(故)故王休于樽皂(簋)。

二 德鼎 西周·早



佳(唯)三月王才(在)
成周(征)延(斌)武
福自蒿成
王易(賜)德貝廿朋
用作(作)寶樽彝

三 保卣 西周·早



乙卯王命保及
殷東或(國)五侯(征)延
兄(貺)六品萬曆于
保(易)賜(賓)用作(作)文
父祭宗寶樽彝
于四方途(合)王大祀(祓)祐
于周才(在)二月既望。

二〇 獻侯鼎 西周·早



唯成王大奉
才(在)宗周商(賞)獻
侯賜貝用作(作)
丁侯樽彝(天)龜。